

同光時代教育思想之演變

楊 亮 功

東海大學第十四屆畢業典禮講演

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「同光時代教育思想之演變。」我所講的同光時代是指清末同治光緒時代，自紀元一八六二年至一九〇八年這一段時期。在中國教育史上，這一段時期乃是一個轉變時代，由科學而轉變到學校教育，由傳統的保守思想而轉變到接受西洋文化。（正如美國教育家克伯萊 E. P. Cufferley 在其所著教育史上所說：「在複雜方言的中國，正把古老的的文化，從困難中轉變到新興的西方性的文化」。(History of Education Chap. 29)) 這種轉變很像歐洲紀元前第三世紀到紀元前一百年，即一段由羅馬接受希臘文化過渡時期一樣。所不同者，羅馬為新形成的民族，文化程度低落，比較容易接受外來的高度文化，但也不是說沒有阻礙的。何況我國為高度文化的國家，數千年來舊有學術思想，根深蒂固，對於接受外來的文化，自然較為困難，因此這種轉變是迂緩的，其所受的阻礙，當然是更大的。

今天我們講的「同光時代教育思想之演變」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：一、極端守舊。二、「西學源出中國」說。三、「中體西用」。四、中西兼通。不過這四個階段前後互相牽連，交相錯雜，有些地方很不易劃清界線。茲僅各就其立場重心之所在，以說明其演變之經過）。

一、極端守舊

此派極端排斥西學，旨在嚴夷夏之防。即孟子所說：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于夷者也」。他們對於，「講西學者，則斥之曰名教罪人」。此派以倭仁。徐桐為代表。倭仁在反對設立同文館文中有云：

「立國之道，尚禮義不尚權謀。根本之圖，在人心不在技藝。今求謀一藝之末，又奉夷人為師，世論所學未必是精，（即使教者誠教，學者誠學），其所成就，不過術數之士，未聞有學藝而能起衰振靡者也」。（國朝柔遠記卷十六）

這些守舊之士莫不反對「師率夷人」。他們認為夷人尚權謀，講技藝、無禮義、縱使有一技之末可取，亦未必能「起衰振靡」。這種攘夷主張，有些是基于仇外心理，因為當時國家屢次受外人侵略。也有些因為思想頑固。如「徐相（桐）以道學自命，……疾惡外人。其住宅鄰近公使館，出門即見洋樓，心不願見，而以住宅利于科名，不肯遷讓，乃另開新門出入，繞道而行」。

二、「西學源出中國」說

這一派與前一派同是屬於守舊，而主張略有不同。這派思想源出于漢時「老子化胡說」。(三國志襄楷傳注引) 在清代此派主張的始作俑者，為清初大數學者循齋梅穀成。梅氏認為西洋代數即出自中國古代的立天元一法。當時康熙皇帝支持此說，並認為西洋曆法都是源出自中國。因為是康熙皇帝的主張，于是大家同聲響應。乾嘉以後這種思想更擴大起來，有些文人如陳澧、薛福成、黃遵憲、王闓運、王育仁等人多認為「西學源出墨子」，甚至王育仁在其所著「采風記」中，描述墨子之徒西行教化耶穌情形，歷歷如繪。這種論調，至王仁俊而集其大成。王氏著有「格致古微」和「格致精華錄」兩書，引經據典，分別指出西洋各種學科皆經、史、子、集。其所引證，大都出自牽強附會。(歐洲學者亦犯此種毛病，如德國哲學家美兒諸我國古代納斯 Christorh Meiners 在一七七八年首宣稱中國文化實仿自希臘。而法國學者哈格 Joseph Hoger 于一八〇六年則主張希臘的宗教，實由中國西傳，同屬於牽強附會)。不過當時所以形成此種主張，固多由于虛僞夸大心理，但是亦有其動機：一、民主自尊心理。二、託古說教。茲說明如下：

一、**民族自尊心理** 此派認為「所謂泰西之學者，蓋無非中國數千年前之所創，彼襲取而精研之」。(錢德培「歐遊隨筆」意) 在說明中國人的聰明智慧，並不在西人之下。如湯震危言第一中學有云：

「大抵西人政教，泰半本之周官，西人藝術，泰半本之諸子。……然則謂非中國今不如古則可，而妄謂中不如西可乎！」

劉嶽雲格物中法序有云：

「夫夷之法，皆中國之法也。……乃夷無一不賴中國，而中國反曰吾知遠在夷下，抑獨何歟？」

二、**託古說教** 此派認為西學源出于中國古學，接受西學即是接受中國古學。意在抵抗當時有些人，「以中國師事西人為可恥」的論調。認為西學既出自中國，則學西學，又何恥之有？如恭親王奏請設同文館有云：

「論者不察……且有以中國師事西人為深可恥者，此皆不識時之論也。……其實西法固中國之法也」。

又鄭應觀盛世危言序有云：

「以西法為西法，辭而闕之可也，知西法固中國之古法鄙而棄之不可也」。

三、「中體西用」

上面所講的極端守舊之士，對於西學只是一味的排斥。主張「西學源出中國」者，雖不免有守舊心理，但已不諱言接受西學。至于主張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者則更進一步，承認

部份接受西學。這派主張意在調和新舊，所以此派勢力甚大。梁啟超曾說及此派主張「和中國的脾胃相合，所以此派的效力，到今日依然為變相的存在」。如張之洞、孫家鼐、盛宣懷等人皆與持此種論調者，當時所稱為「科學家」。

張之洞在論「設學」一文中云：

「一日新舊並學，四書五經，中國史事、政書、地圖為舊學，西政西藝為新學，舊學為體，西學為用；不使偏廢」。（皇朝蓄艾文編）

盛宣懷在奏開辦南洋公學情形疏有云：

臣與縱論西學為用，必以中學為體，考核程功，次序極為精審」。（道咸同光奏議變法類，學堂卷七）

不過當時所謂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之「體用」二字，在一般「新學家」所理解者，未必是現在我們所瞭解的「某物之體，方有某物之用」。他們所謂「體用」只是主輔之分，本標之分。如孫家鼐在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疏有云：

「今中國京師獨立大學，自應以中學為主，西學為輔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。（道咸同光奏議變法類學堂卷七）

何以當時一般新學家多主張中學為主，西學為輔呢？由于他們對於中學西學之涵義另有一種看法。

張之洞勸學篇有云：

「中學為內學，西學為外學，中學治身心，西學治世變……」。

潘兄在中國書院文藝並辯論有云：

「中西之學，本不相同。中學重道而輕藝，故以義理為勝，西國重藝而輕道，故以格致見長。此中西之所由分也」。

當時一般「新學家」認為西學只是器、是藝、是格致、是外學，中學是道、是義、是內學。何以當時他們認為西學是器、是藝、是外學呢？梁啟超在變法通論中解釋得很清楚。他說：

「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！其相接者兵而已。于是震動于屢敗之烈，恍然以西人之法為可懼，謂彼之所以駕我者兵也，吾但能師其茲技，他不足敵也」。

梁氏又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道：

「而且流行語則有所謂『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』者，張之洞最樂道之，而舉國以為至言。蓋當時之人，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製造、能測量、能駕駛、能操練而外，更有其他學問」。

由于當時一般人與外人接觸很少，又震于西人兵艦武器之強，總以為西人只有兵學技藝，此外「確無他種學問」。只有中國才有聖道義理。因此一般新學家主張「中體西用」，「中主西輔」。其所謂接受西學只限于兵學器藝，只是部分接受西學而已。後來所謂西洋人有物質文明中國有精神文明，何嘗不是因襲這種「中體西用」的錯誤的觀念。

四、中西兼通

主張中學西學兼通者，當以梁啟超爲代表。梁氏在愛國論中曾明白表示云：

「爲今之計，宜各埠設學校，……中西並習、政學並進」。（飲冰室文集之一）梁氏不愜于「西學源出中國」之主張，認爲是一種「虛僑之結習」。梁氏與嚴幼凌書曾說道：「實則啟超生平最惡人引中書以證西政，謂彼之所長，皆我所有，此實吾國虛僑之結習」。

（飲冰室文集之二）

梁氏二不贊成主張「中體西用」，接受西學僅限于兵學技藝。其上南皮張尙書云有云：

「中國向于西學僅襲皮毛，震其技藝之片長，忽其根本之大法，故方言、算學、製造、武備諸館頗有所建置，而政治之院，曾靡聞焉」。（飲冰室文集之一）

梁氏與康有爲提倡「變法維新」，作政治改革運動。梁氏主張「政學並進」，並認爲「當以政學爲主義，藝學爲附庸」。故梁氏絕不以接受西學只限于兵學技藝爲滿足。因爲政學包括範圍甚廣。梁氏主張中學西學融會兼通。他在變法通議中有云：

「自古未有不通他國之學，而能通本國之學者，亦未有不通本國之學，而能通他國之學者」。（飲冰室文集之一）

梁氏主張中西兼通其所接受西學範圍自較「中體西用」爲廣泛。他曾大聲疾呼的說：「中國舊東西是不够的，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」。（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）

民初以來，我國教育學術界仍是中西兼通思想之繼續。例如蔡子民、吳禪暉、胡適之、梁漱溟諸先生他們的治學皆具有一種融會貫通中學西學的精神。首先蔡子民先生的學術思想是「融會中外新舊始于一爐」的人物。他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之演說詞中有云：

「今世爲中西文化融和時代。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採用……彼西方美術能採用我人之長，我人獨不能採用西人之長乎？」（蔡元培先生遺文類抄三四二頁）

吳禪暉在「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」一篇論文中，對於近代幾位學人學術思想很清楚之分析。他說：

「我做這篇文章之先，意中有四位先生，我認他們最近時代中國思潮代表者。一是胡適之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中國學者而有西洋思想。于我的新信仰雖無具體相同，却也不會尋出他的異點來。……二是朱謙之先生，我批評他是一個印度學者，而有西洋思想。……三是梁漱溟先生我批評地是一個印度示者，而有三分西洋思想，七分中國思想。四是那位老將梁卓如先生，我批評他是一個西洋學術而有中國思想」。（吳禪暉先生選集上十五頁）

由上所講，可知民國以來蔡、吳、胡、梁諸先生在思想學術上都與梁任公先生採取同一態度。不過梁氏所主張中西兼通，其最初日的在政治改革，而蔡、吳、胡、梁諸人則偏重于教育文化之發展。講到國父他的學術思想，只是融會中西，而其影響所及，則遍于政治、經濟

教育、文化各方面。

總上所講，同光時代在中國教育史上，是一個轉變時代，由極端排斥西學，而至部分接受西學，而至大量接受西學。

又這個轉變時代，是代表一種覺醒。這種覺醒由極端保守，而覺醒到「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」，不足以應付世變；而覺醒到中國器物之不足，必須接受兵學技藝；而覺醒到中國之政治不良，不須講求政治革新；最後而覺醒到學術之不足，而注意于教育、文化之發展。如蔡子民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序中所云：

「直到清季，與西洋各國接觸，經過好幾次的戰敗，始則感到武器不如人，後來看到政治上了，後來看到教育上學術上都覺得不如人了」。蔡元培先生遺文（類抄四七頁）

以上所講的是就同光以來我國教育思之學術，作一簡括的介紹。希望諸位同學能察往知來，對於今後我國學術思想之發展，負起領導的任務。